

思潮并非其宣扬的非中心化或中立化,恰恰是以西方中心化为立场。当经济全球化以锐不可挡之势袭来,一些社会思潮“因势利导”地提出了非中心化或中立化的主张,比如司法中立、新闻中立、价值中立、军队中立,并以趋同论、意识形态终结论诱导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世界全面接轨。然而,这些倡导去中心化的社会思潮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般单纯,其实质是通过对社会主义“污名化”来彰显西方价值观的正确性和普适性,以达到西方中心论、至上论的目的。譬如普世价值思潮“以‘趋同论’推导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殊途同归的结论”,历史虚无主义宣扬“只有西方国家的传统、信仰、制度等才是全人类实现解放与进步的真正动因”。可见,这些社会思潮意图以中立化的骗局淡化或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,设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殊途同归的通道。

在目标上,大部分非主流社会思潮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比较,试图构建以西方模式为道路的理论体系。针对我国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阶层逐渐分化、利益矛盾日益突显等问题,一些社会思潮不遗余力地推崇西方制度,试图以之为模本推进中国的改革。比如中国自由主义秉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衣钵,自由化、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他们为中国开具的“灵丹妙药”。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,这些思潮亦大肆渲染“马克思主义过时论”“社会主义失败论”,甚至炮制所谓的“历史真相”来抨击中国共产党,把改革中的问题夸大为社会主义的失败。

在形式上,非主流社会思潮意欲全方位、多维度地消解中国主流

意识形态,手段更加丰富、方式更加隐蔽。经过40多年的演化,亲西方的非主流思潮已不满足于有限的活动空间,开始向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日常生活等领域进行全方位、多维度地渗透。比如,进驻新闻领域,借助网络技术平台、新媒体等手段兜售西方自由主义,大谈绝对的新闻自由等。其实质是在西方势力的培植下,煽动暴力、制造民族分裂。

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

在《批判与引领》中,王岩教授揭示出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六大动向,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对其批判与引领。

首先,精准把握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实质,对其聚焦的社会问题给予及时关切与科学研判,以提出深中肯綮的解决之策。非主流社会思潮或许会对历史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指向,却不能决定历史结果,更不能左右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。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,西方社会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危机。在此背景下,以西方为模本的非主流社会思想如何获得合法性证明?在西方国家都存在缺陷的方案焉能在中国获得成功?当然,对非主流社会思潮提出的质疑和指责,我们必须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”,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,以高质量发展去解决发展中的难题,以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消除来自方方面面的杂音。

其次,以深刻的历史教训归谬与反驳非主流社会思潮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,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非主流社会思

想以西方制度为圭臬,有的甚至直接照搬、平面移植西方社会思潮。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必然遭受两个质疑:西方经验是否科学?西方经验能否与本土无缝对接?第一点显然已有定论。就第二点,“拉美陷阱”便是深刻的教训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:“以史为鉴、开创未来,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”走自己的路,是党的百年奋斗史得出的科学结论;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,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。这是我们批判与引领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有力武器。

最后,在与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。当前,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,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严峻考验。从落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看,一方面要抓牢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,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及其变化保持高度警惕;另一方面要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,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创新意识意识形态工作方法。从引领国内非主流社会思潮的使命看,我们应保持政治定力和理论自觉,既要把握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演化逻辑和政治企图,也要防范源于本土的新左派和民粹主义思潮对改革大业的影响。总之,通过对十大非主流社会思想的批判与引领,有助于“探索建立起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完整体系”,这是《批判与引领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。■

(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)